

人间物语

展 痕

去博物院看望鲁迅

| 钱红莉 文 |

——
偶闻省博物院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举办一个展览，名为——“鲁迅的艺术世界”。

翌日，便去了。
布置成左右展厅。左边陈列碑拓、尺牘，也有《原板初印芥子园画谱》《秦泰山刻石》《石涛山水精品》等书籍；右边横贯书画、杂志。展品少极，不及他生前收藏的万分之一吧。

其中，三封书简，分别给郑振铎、胡适、许广平。给许广平的原件，写在当时北平琉璃厂常见的印花笺上，匆匆浏览几行，大约是厦门时期的通信了。与这封情书摆在一起的，是一篇序，为萧红长篇小说《生死场》所作的序言，蝇头小楷，笔力幽秀，末尾几段，有几处涂改痕迹，甚或整一句，仔仔细细框掉，再添许多密密麻麻的斜杠子。这篇序言，整整三页，真挚，殷切，温厚，慈悲，是一名声誉日隆的长者对于文坛新人的提携。那短暂的一两年里，鲁迅在日记里时有记录，带海婴携广平访萧军夫妇，不见。有时，碰见新电影上档，也会主动邀请这两位年轻人。请他们去饭店吃饭，余外，还要被借30元，甚至萧军临走还大咧咧地提要求：可不可以再给几块零钱搭车。年轻人可真是不见外了，借了大钱，再借硬币。他将口袋里所有零钱摸出，递过去。

一直以为，早已理解着他的深刻、悲悯。实则，不然。

直至看见被他收藏着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几幅版画。到底知悉，这位有着杜甫一样人格与心性的人，一直沉浸于“哀苍生”的境地里而浑然不觉。

历史的长河里，杜甫是一个分水岭，倒映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目。

到了近代，鲁迅终于接替了杜甫，竖起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所有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心性。

他在日记里，有一段时期，频繁提及珂勒惠支这个名字。

百年过去，终于得见这位德国女版画家的一批版画，为之深深震撼。

一幅为《饿》，另一幅为《贫苦》。一群无辜的孩子睁着大眼睛，高高举起空碗，他们在向谁哀告呢？伫立画前，久久不能移步。另一幅画，色调更加幽暗，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婴孩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，他母亲双手抱头，孤苦地守在床边。同样表现饥饿与贫穷，一明一暗，叫人想起杜甫的“三吏三别”。

底层人的疾苦哀告一刻也未曾走远，历唐宋元明清，又一次回到了民国。

对于底层人宿命的摹写，没有比这两幅版画更触目惊心的。

终于理解鲁迅何以如此推崇珂勒惠支。他自费编辑出版了珂勒惠支版画选集，连广告词皆自拟：“书印无多，欲购从速！”

这张宣传告示上，拓印的正是珂勒惠支的那幅《饿》。

二

一个人的人格魅力，总是一点点兑现出来，冰泉一样，慢慢汇成海洋；也是星光，渐成星云，辉映整个夜空。彼时，胡适在做什么？他怀着良好愿望要进行社会改良。梁实秋在做什么？他在北平做寓公正写着雅舍小品。林语堂在做什么？他正为出国积极做着准备……唯有鲁迅，带着一腔壮怀激烈，誓言要将铁屋子砸破。但，他深知，彻底

掀翻这几千年封建主义下的铁屋子，何尝易事？

因为洞悉，所以悲观。
他是最彻底的，却又是最绝望的。
我每次读《野草》，总要被一种令人窒息的意绪困扰——这一篇篇短章背后的鲁迅，何等苦闷？不止于自剖，到最后，总是无路可走。

可是，他一直坚持下来了，倾心于启蒙，寄希望于青年——“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

《三闲集》里有一段，仿佛刚写下的，他还活着：“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，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，青年必胜于老人，对于青年，我敬重之不暇，往往给我十刀，我只还他一箭。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……”

这文字尚有余温。一点点将他读通的我们，会陷入到更大的痛苦中。百年过去，人的劣根性依然如故。痛苦的我们，同时，又一次理解着了鲁迅的痛苦。

然而，曾有过“鲁迅”这一伟大先驱，便也足够。难怪林贤治先生接受采访时有言，鲁迅正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撑。

三

展厅一角，备有若干明信片、签字笔、图钉，以及一块小黑板。

小黑板上贴满明信片，那些歪歪扭扭粗细不均的笔迹，想必出自孩子们之手。

有的在上面写：园子里有一棵枣树。
有的写：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
有的写：鲁迅爷爷，你抽烟太凶了。
我也抽一张出来，写：竦听荒鸡偏阒寂，起看星斗正阑干。

家人问，什么意思呢？

这是他作于秋夜一首七律中的一句，可能是失眠了，五更时，听见几声鸡鸣。鸡叫声衬得秋夜更加阒寂，就爬起来披上衣服，站在窗边看天上星星，所谓“起看星斗正阑干”。总之表达着一种精神上的孤独。

他这种落寞的情绪，并非小我得不到成全的苦闷，而是没有同行者的孤独，不被理解的孤独，每日与魑魅魍魉打笔战的孤独。

唯一的知己瞿秋白已死。被通缉的瞿秋白躲在他家好一段时间，临分别，写一首遍布悲意的诗赠他：

雪意凄其心惘然，江南旧梦已如烟。
天寒沽酒长安市，犹折梅花伴醉眠。
岂知，一别，即永别。当得知噩耗，他在日记里，只寥寥几个字。读之，悲痛难抑。

四

在展厅，我们借助这些零星藏品，一点点给孩子讲解不同时期的鲁迅，企望小人儿可以走进一名人格伟大者的精神世界，哪怕轻轻为他掀开一小道缝隙，让星月之光透过来。他依然懵懵懂懂，到了初中，还有好几篇文章等着他，老师会带领他们逐句逐段分析解构总结阐述……

孩子可以进入鲁迅的世界么？甚至成人，怕也是不能走近些。

唯有中年以后，才会一点点懂得他的好，他的唯一，他的不可多得。

鲁迅的字，幽秀简淡，不乏孤清，令人起爱惜之心，当得起“直追魏晋”的赞誉。一张张小楷，行书看过去，似乎尚有余温。

这么好的字，正是他孤身一人供职于北平教育部时期，一个个长夜，刻苦抄碑得来的。

写字的人，仿佛不曾走远，一直在着。

遂昌琐记

| 邵 峰 文 |

遂昌，对我来讲，既陌生，又熟悉。浙江有不少地名，很有诗意，如慈溪、奉化、临安、德清、青田、龙泉……很能引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浮想，而遂昌当属其列。

我们本是冲着它的4A级景区——南尖岩去的，因为没有预订好客房，遂阴差阳错，到遂昌县城住了一夜。对山区的县城，我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概念上，闭塞、滞后、杂乱、土气……一到遂昌，完全颠覆了我这种先入为主的臆断。这里的房价也要每平方米一二万元，马路上干干净净，纤尘不染。

至于土气，这里是很难闻得到的，除了那条保留下来的老巷子，以及舌尖上的乡土味，偶尔路过的年长山民外，难以想像这里是群峰层层包裹中的偏僻的浙西山区。它的洋气，无论是人们的穿着打扮、行为举止，还是建筑、商业、高铁交通等等，一点不逊于任何一座以时尚为标识的发达地区。据说，因为纪念“戏祖”汤显祖诞生九百年，遂昌曾举办过国际音乐节。从图片上看，当时这个音乐节已经突破了县级水平。

汤显祖不是遂昌人，是附近江西临川人，那么遂昌为什么要拿汤显祖说事呢？因为汤显祖短暂又坎坷的一生中，有三年最辉煌最得意的好日子是在遂昌度过的。对汤显祖而言，人生就是一场梦，游园惊梦、南柯一梦、黄粱美梦、紫钗幻梦，他的“临川四梦”，倒是实实在在为他带来了身前身后的“百世基业”。

高手往往就是这样，具有无中生有的本领，巧夺天工全凭手中一支笔。人生如戏，戏有舞台才演得开来。否则真没戏。遂昌就是汤显祖的戏台，而且他除了戏曲外，留下了人人赞叹的政声口碑——为他竖“平昌遗爱”的牌坊。他是真戏真做，假戏真做，这一个“真”，可窥测到他正直的人品之一斑。

如今在遂昌，纪念汤显祖的有陈家大院，那是一座明清老宅，用其充当汤显祖纪念馆乃不

失明智之举，还有那座高不过百来米的小山——汤公山，上面也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戏楼——金缕茗楼，可以饮茶、宴乐、观戏，陈列着与汤公有关的民俗老物件，唱和酬答的诗文书画。

有缘结识了一位姓郑的当地朋友——郑富雄，两千多件有关汤显祖的文物收藏，闻之一惊，这种沉毅聪慧可能就是遂昌山民的灵气育化所致。

遂昌本地名人也有，但影响大多不大，只有汤显祖可以当门面，好在他们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，把这出戏演绎出当代的风采，诚如其名——遂之昌盛，如一条条穿城而过的溪流，从山间流出，到此处汇聚成滩，奔腾欢畅，清澈明净，不愧“钱瓠之源”之美誉。

遂昌的变化是很大，翻翻那本反映、记录当地发展变化的摄影图册，便可略知一二。遂昌正在作人口普查登记，人口不多，仅二十万余，这样一个宜居之域，是我们这次短暂旅行的意外邂逅，而这样的邂逅当然多多益善。

我不懂戏曲，看戏不多，并非戏迷，更谈不上对戏曲有什么研究。我只是出于本能很敬重汤显祖这位伟大的戏曲家而已，我也不会画戏曲人物，书法也没有完全学好。我虽然喜欢这些，但觉得艺术太难了，天赋是关键，我的天赋一般般。在遂昌汤显祖纪念馆、独山村村落，我看到了一些书画佳作，虽然不少是书画小品、墨戏之作，但让人不敢小视，我觉得都是由当地良好文化诱因触发偶尔为之的妙品。也许遂昌就是这么一个能给艺术松绑的地方，无论是妙笔勾魂，还是梦笔幻情，不独汤显祖，还可以有王显祖、李显祖，这里的山水人文孕育了艺术的自由精神。

湍急清澈的乌溪江，独山古村落的黄泥墙与粗壮的古木，王村口的红军独立师打游击的故事，以及其地独特的地形地貌、人和食品……遂昌留给我的记忆是值得回味的。



初 夏

摄影 濮建幸